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容齋三筆 第六卷（十五則）

蕨其養人自古凶年飢歲，民無以食，往往隨所值以為命，如范蠡調吳人就蒲贏於東海之濱；蘇子卿掘野鼠所去草實，及鬻雪與旃毛並咽之；王莽教民煮木為酪；南方人飢餓，群入野澤掘芡；鄧禹軍士食藻菜；建安中，咸陽人拔取酸棗、藜藿以給食；晉郗鑒在鄒山，兗州百姓掘野鼠、蟄燕；幽州人以桑椹為糧，魏道武亦以供軍；岷蜀食芋。如此而已。吾州外邑，■■山在樂平、德興境，李羅萬斛山在浮梁、樂平、鄱陽境，皆綿亙百餘里，山出蕨其。乾道辛卯、紹熙癸丑歲旱，村民無食，爭往取其根。率以味且荷鋤往掘，深至四五尺，壯者日可得六十斤。持歸搗取粉，水澄細者煮食之，如■■狀，每根二斤可充一夫一日之食。冬晴且暖，田野間無不出者，或不遠數十里，多至數千人。自九月至二月終，蕨抽拳則根無力，於是始止。蓋救餓羸者半年，天之生物，為人世之利至矣！古人不知用之，傳記亦不載，豈他邦不產此乎？賢士隱居者士子修己篤學，獨善其身，不求知於人，人亦莫能知者，所至或有之，予每惜其無傳。比得上虞李孟傳錄示四事，故謹書之。其一曰，慈溪蔣季莊，當宣和間，鄙王氏之學，不事科舉，閉門窮經，不妄與人接。高抑崇閑居明州城中，率一歲四五訪其廬。季莊聞其至，必倒屣出迎，相對小室，極意講論，自晝竟夜，殆忘寢食。告去則送之數里，相得歡甚。或問抑崇曰：「蔣君不多與人周旋，而獨厚於公，公亦倦倦於彼，願聞其故？」抑崇曰：「閱終歲讀書，凡有疑而未判，與所缺而未知者，每積至數十，輒一扣之，無不迎刃而解。」而蔣之所長，他人未必能知之。世之所謂知己其是乎？

其二曰，王茂剛，居明之林村，在巖壑深處，有弟不甚學問，使顯治生以餬口，而刻意讀書，足跡未嘗妄出，尤邃於《周易》。沈煥通判州事，嘗訪之。其見趣絕出於傳注之外雲。氣象嚴重，窺其所得，蓋進而未已也。其三曰，顧主簿，不知何許人，南渡後寓於慈溪。廉介有常，安於貧賤，不斬人之知。至於踐履間，雖細事不苟也。平旦起，俟賣菜者過門，問菜把直幾何，隨所言酬之。他飲食布帛亦然。久之人皆信服，不忍欺。苟一日之用足，則玩心墳典，不事交遊。裡中有不安其分、武斷強恃者，相與譏之，曰：「汝豈顧主簿耶？」

其四曰，週日章，信州永豐人。操行介潔，為邑人所敬。開門授徒，僅有以自給，非其義一毫不取。家至貧，常終日絕食，鄰里或以薄少致餽。時時不繼，寧與妻子忍餓，卒不以求人。隆寒披紙裘，客有就訪，亦欣然延納。望其容貌，聽其論議，莫不聳然。縣尉謝生遺以襲衣，曰：「先生未嘗有求，吾自欲致其勤勤耳，受之無傷也。」日章笑答曰：「一衣與萬鍾等耳，倘無名受之，是不辨禮義也。」卒辭之。汪聖錫亦知其賢，以為近於古之所謂獨行者。

是四君子，真可書史策雲。

張籍陳無己詩張籍在他鎮幕府，鄆帥李師古又以書幣辟之，籍卻而不納，而作《節婦吟》一章寄之，曰：「君知妾有夫，贈妾雙明珠。感君纏綿意，係在紅羅襦。妾家高樓連苑起，良人執戟明光裡。知君用心如日月，事夫誓擬同生死。還君明珠雙淚垂，何不相逢未嫁時？」陳無己為潁州教授，東坡領郡，而陳賦《妾薄命》篇，言為曾南豐作，其首章云：「主家十二樓，一身當三千。古來妾薄命，事主不盡年。起舞為主壽，相送南陽旃。忍著主衣裳，為人作春妍。有聲當徹大，有淚當徹泉。死者恐無知，妾身長自憐。」全用籍意。或謂無己輕坡公，是不然。前此無己官於彭城，坡公由翰林出守杭，無己越境見之於宋都，坐是免歸，故其詩云：「一代之不數人，百年能幾見？昔為馬首銜，今為禁門鍵。一雨五月涼，中宵大江滿。風帆目力短，江空歲年晚。」其尊敬之盡矣。薄命擬況，蓋不忍師死而遂倍之，忠厚之至也！

杜詩誤字李適之在明皇朝為左相，為李林甫所擠去位，作詩曰：「避賢初罷相，樂聖且銜杯。為問門前客，今朝幾個來？」故杜子美《飲中八仙歌》云：「左相日興費萬錢，飲如長鯨吸百川，銜杯樂聖稱避賢。」正詠適之也。而今所行本誤以「避賢」為「世賢」，絕無意義，兼「世」字是太宗諱，豈敢用哉？《秦州雨晴》詩云：「大永秋雲薄，從西萬里風。」調秋天遠永，風從萬里而來，可謂廣大。而集中作「天水」，此乃秦州郡名，若用之入此篇，其致思淺矣。《和李表丈早春作》云：「力疾坐清曉，來詩悲早春。」正答其意，而集中作「來時」，殊失所謂和篇本旨。

東坡詩用老字東坡賦詩，用人姓名，多以老字足成句。如《壽州龍潭》云「觀魚並記者莊周」，《病不赴會》云「空對親春老孟光」，《看潮》云「猶似浮江老阿童」，《贈黃山人》云「說禪長笑老浮屠」，《元長老衲裙》云「乞與伴狂老萬回」，《東軒》云「掛冠知有老蕭郎」，《侍立邇英》云「定似香山老居士」，《贈李道士》云「知是香山老居士」，《蒜山亭》云「奇逸多聞老敬通」，《汶水東堂》云「一帖空存老遂良」，《次韻韶守》云「華髮蕭蕭老遂良」，《游羅浮》云「還須略報老同叔」，《贈辯才》云「中有老法師」，《寄子由》云「青山老從事」，《贈眼醫》云「忘言老尊宿」，《妙高台中老比丘」，《謝惠酒》云「青州老從事」，《謝餉魚》云「誰似老方朔」，《贈吳子野扇》云「得之老月師」，《次韻李端叔》云「此是老牛馱」。是皆以為助語，非真謂其老也，大抵七言則於第五字用之，五言則於第三字用之。若其他錯出，如「再說走老瞞」，「故人餘老龐」，「老溥宮妝傳父祖」，「便腹從人笑老韶」，「老可能為竹寫真」，「不知老矣幾時歸」之類，皆隨語勢而然。白樂天云「每被老元偷格律」，蓋亦有自來矣。

杜詩命意杜公詩命意用事，旨趣深遠，若隨口一讀，往往不能曉解，姑紀一二篇以示好事者。如：「能畫毛延壽，投壺郭舍人。每蒙天一笑，復似物皆春。政化平如水，皇恩斷若神。時時用抵戲，亦未雜風塵。」第三聯意味頗與前語不相聯貫，讀者或以為疑。按杜之旨，本謂技藝倡優，不應蒙人主顧呵賞接，然使政化如水，皇恩若神，為治大要既無可損，則時時用此輩，亦亡害也。又如：「亂後碧井廢，時清瑤殿深。銅瓶未失水，百丈有哀音。側想美人意，應悲寒盜沉。蛟龍半缺落，猶得折黃金。」此篇蓋見故宮井內沒者得銅瓶而作，然首句便說廢井，則下文翻覆鋪敘為難，而曲折宛轉如是，他人畢一生模寫不能到也。又一篇云：「門雞初賜錦，舞馬既登壇。簾下宮人出，樓前御柳長。仙游終一闕，女樂久無香。寂寞驪山道，清秋草木黃。」先忠宣公在北方，得唐人畫《驪山宮殿圖》一軸，華清宮居山顛，殿外垂簾，宮人無數，穴簾隙而窺，一時伶官戲劇，品類雜沓，皆列於下。杜一詩真所謂親見之也。

擇福莫若重《國語》載范文子曰：「擇福莫若重，擇禍莫若輕。」且士君子樂天知命，全身遠害，避禍就福，安有迫於禍至擇而處之之理哉？韋昭注云：「有兩福擇取其重，有兩禍擇取其輕。」蓋以不幸而與禍會，勢不容但已，則權其輕重，順受其一焉。《莊子·養生主篇》云：「為善無近名，為惡無近刑。」夫孳孳為善，君子之所固然，何至於縱意為惡，而特以不麗於刑為得計哉？是又有說矣，其所謂惡者，蓋與善相對之辭，雖於德為愆義，非若小人以身試禍自速百殃之比也。故下文云：「可以全生，可以保身，可以盡年。」其旨昭矣。

用人文字之失士人為文，或彩已用語言，當深究其旨意，苟失之不考，則必貽論議。

紹興七年，趙忠簡公重修《哲錄》，書成，轉特進，制詞云：「惟宣仁之誣謗未明，致哲廟之憂勤不顯。」此蓋用范忠宣遺表中語，兩句但易兩字，而甚不然，范之辭云：「致保佑之憂勤不顯。」專指母后以言，正得其實。今以保佑為哲廟，則了非本意矣。紹興十九年，予為福州教授，為府作《謝曆日表》，頌德一聯云：「神祇祖考，既安樂於太平，歲月日時，又明章於庶證。」至乾道中，有外郡亦上表謝歷，蒙其採取用之，讀者以為駢麗精切，予笑謂之曰：「此大有利害，今光堯在德壽，所謂『考』者何哉？」坐客皆縮頸，信乎不可不審也。

李衛公輞川圖跋《輞川圖》一軸，李趙公題其末云：「藍田縣鹿苑寺主僧子良螿於予，且曰：『鹿苑即王右丞輞川之第也。右丞篤志奉佛，妻死不再娶，潔居逾三十載。母夫人卒，表宅為寺。今塚墓在寺之西南隅，其圖實右丞之親筆。』予聞玩珍重，永為

家藏。」弘憲題其前一行云：「元和四年八月十三日弘憲題。」弘憲者，吉甫字也。其後衛公又跋云：「乘閒閱篋書中，得先公相國所收工右丞畫《輞川圖》，實家世之寶也。先公凡更三十六鎮，故所藏書畫多用方鎮印記。太和二年戊申正月四日，浙江西道觀察等使、檢校禮部尚書兼潤州刺史李德裕恭題。」又一行云：「開成二年秋七月望日，文饒記。」前後五印：曰淮南節度使印、浙江西道觀察處置等使之印、劍南西川節度使印、山南西道節度使印、鄭滑節度使印，並贊皇二字。又內合同印，建業文房之印，集賢院藏書印，此三者南唐李氏所用，故後一行曰：「開元二年十一月三日。」雖今所傳為臨本，然正自超妙。但衛公所志，殊為可疑。《唐書·李吉甫傳》云：「德宗以來，姑息藩鎮，有終身不易地者。吉甫為相歲餘，凡易三十六鎮。」吉甫平生只為淮南節度耳，今乃言身更三十六鎮，誠大不然。所用印記，如浙西、西川、山西、鄭滑，皆衛公所歷也；且書其父手澤，不言第幾子，而有李字；又自標其字，皆非是，蓋好事者妄為之。白樂天詩所說清源寺，即輞川雲。洪慶善作《丹陽洪氏家譜序》云：「丹陽之洪本姓弘，避唐諱改。有弘憲者，元和四年跋《輞川圖》。」亦大錯也。白公夜聞歌者白樂天《琵琶行》，蓋在潯陽江上為商人婦所作。而商乃買茶於浮梁，婦對客奏曲，樂天移船，夜登其舟與飲，了無所忌，豈非以其長安故倡女，不以為嫌邪？集中又有一篇題雲《夜聞歌》者，時自京城謫潯陽，宿於鄂州，又在《琵琶》之前。其詞曰：「夜泊鸚鵡洲，秋江月澄澈。鄰船有歌者，發調堪愁絕！歌罷繼以泣，泣聲通復咽。尋聲見其人，有婦顏如雪。獨倚帆檣立，娉婷十七八。夜淚似真珠，雙雙墮明月。借問誰家婦，歌泣何淒切？一問一沾襟，低眉終不說。」陳鴻《長恨傳序》云：「樂天深於詩，多於情者也，故所遇必寄之吟詠，非有意於漁色。」然鄂州所見，亦一女子獨處，夫不在焉，瓜田李下之疑，唐人不譏也。今詩人罕談此章，聊復表出。

謝朓志節苟或佐魏武帝，劉穆之佐宋高祖，高德政佐齊文宣，高穎佐隋文帝，劉文靜佐唐高祖，終之篡漢、晉、魏、周及取隋，其功不細矣。或以不言伏後事與勸止九錫，飲酖而死。穆之居守丹陽，宋祖北伐，而九錫之旨從北來，愧懼而卒。德政以精神凌逼，為楊愔所譖，頰以為相畜妾，為獨孤後所譖，文靜以妾弟告變，為裴寂所譖，皆不免於誅。蕭道成謀篡宋，欲引謝朓參贊大業，屏人與之語，朓無言。道成必欲引參佐命，以為左長史，從容間道石苞事諷之，朓訖不順指。及受宋禪，方為侍中，不肯解璽綬，引枕而臥，步出府門，道成之子曠欲殺之，道成畏得罪於公議，曰：「殺之適成其名，正當容之度外耳！」遂廢於家。海陵王之世復為侍中，宣城王鸞謀繼大統，多引朝廷名士，朓心不願，乃求出為吳興太守。其弟滄為吏部尚書，朓致酒與之，曰：「可力飲此，無預人事！」其心蓋惡鸞而未如之何也？朓之志節行義，凜凜如此，司馬溫公猶以為譏，斯亦可怒也已！《二筆》於士句、韓厥下略及之，故復詳論於此。

琵琶亭詩江州琵琶亭，下臨江津，國朝以來，往來者多題詠，其工者輒為人所傳。淳熙己亥歲，蜀士郭明復以中元日至亭，賦《古風》一章，其前云：「白樂天流落浦湓，作《琵琶行》，其放懷適意，視憂患死生禍福得喪為何物，非深於道者能之乎？賈傅謫長沙，抑鬱致死；陸相竄南賓，屏絕人事，至從狗竇中度食飲。兩公猶有累乎世，未能如樂天逍遙自得也。予過九江，維舟琵琶亭下，為賦此章。」「香山居士頭欲白，秋風吹作湓城客。眼看世事等虛空，雲夢胸中無一物。舉觴獨醉天為家，詩成萬象遭梳爬。不管時人皆欲殺，夜深江上聽琵琶。賈胡老婦兒女語，淚濕青衫如著雨。此公豈作少狂夢？與世浮沉聊爾汝。我來後公三百年，潯陽至今無管弦。公詩有「潯陽地僻無音樂」之句。長安不見遺音寂，依舊匡廬翠掃天。」郭君，成都人，隆興癸未登科，仕不甚達。但賈誼自長沙召還，後為梁王傅乃卒，前所云少誤矣。吾州餘幹縣東乾越亭有琵琶洲在下，唐劉長卿、張祜輩，皆留題。紹興中，王洋元勃一絕句云：「塞外烽煙能記否，天涯淪落自心知。眼中風物參差是，只欠江州司馬詩。」真佳句也！

減損人官人唐開元十七年，國子祭酒楊場上言：「省司奏限天下明經、進士及第，每年不過百人，竊見流外出身，每歲二千餘人，而明經、進士，不能居其什一，則是服勤道業之士，不如胥吏之得仕也。若以出身人太多，則應諸色裁損，不應獨抑明經、進士。」當時以其言為然。淳熙九年，大減任子員數，是時，吏部四選開具以三年為率，文班進士大約三四百人，任子文武亦如之。而恩倖流外，蓋過二千之數，甚與開元類也。

韓蘇文章譬喻韓、蘇兩公為文章，用譬喻處，重複聯貫，至有七八轉者。韓公《送石洪序》云：「論人高下，事後當成敗，若河決下流東注，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，而王良、造父為之先後也，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。」《盛山詩序》云：「儒者之於患難，其拒而不受於懷也，若築河堤以障屋溜；其容而消之也，若水之於海，冰之於夏日；其玩而忘之以文辭也，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、蟲飛之聲。」蘇公《百步洪》詩云「長洪鬥落生跳波，輕舟南下如投梭。水師絕叫鳧雁起，亂石一線爭磋磨。有如兔走鷹隼落，駿馬下注千丈坡。斷弦離柱箭脫手，飛電過隙珠翻荷」之類，是也。

唐昭宗贈諫臣宮唐僖宗幸蜀，政事悉出內侍田令孜之手。左拾遺孟昭圖、右補闕常濬上疏論事，昭圖坐貶，令孜遣人沉之於蟆頤津，賜濬死。《資治通鑑》記其事，予讀《昭宗實錄》，即位之初，贈昭圖起居郎，濬禮部員外郎，以其直諫被戮，故褒之。方時艱危，救亡不暇，而初政及此，《通鑑》失書之，亦可惜也！